

连环画大师贺友直晚年绘画艺术展昨开幕

贺老笔下的宁波，充满烟火味

画迷在画中找到昔日外婆家的豆腐店

昨天下午，“不朽的旗帜——贺友直晚年绘画艺术展”在宁波市美术馆开幕。贺老的夫人谢慧剑、女儿贺小球出席了发布会。开幕式吸引了众多贺老的忠实画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送别那个画“小人书”的可爱老头。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4日。

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徐良

今年3月16日，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4岁。祖籍宁波北仑的贺友直自1949年以一本自编自绘的《福贵》进入连环画圈起，坚守连环画阵地60余年，其间他的作品《山乡巨变》《朝阳沟》《十五贯》《白光》《皮九辣子》和《小二黑结婚》等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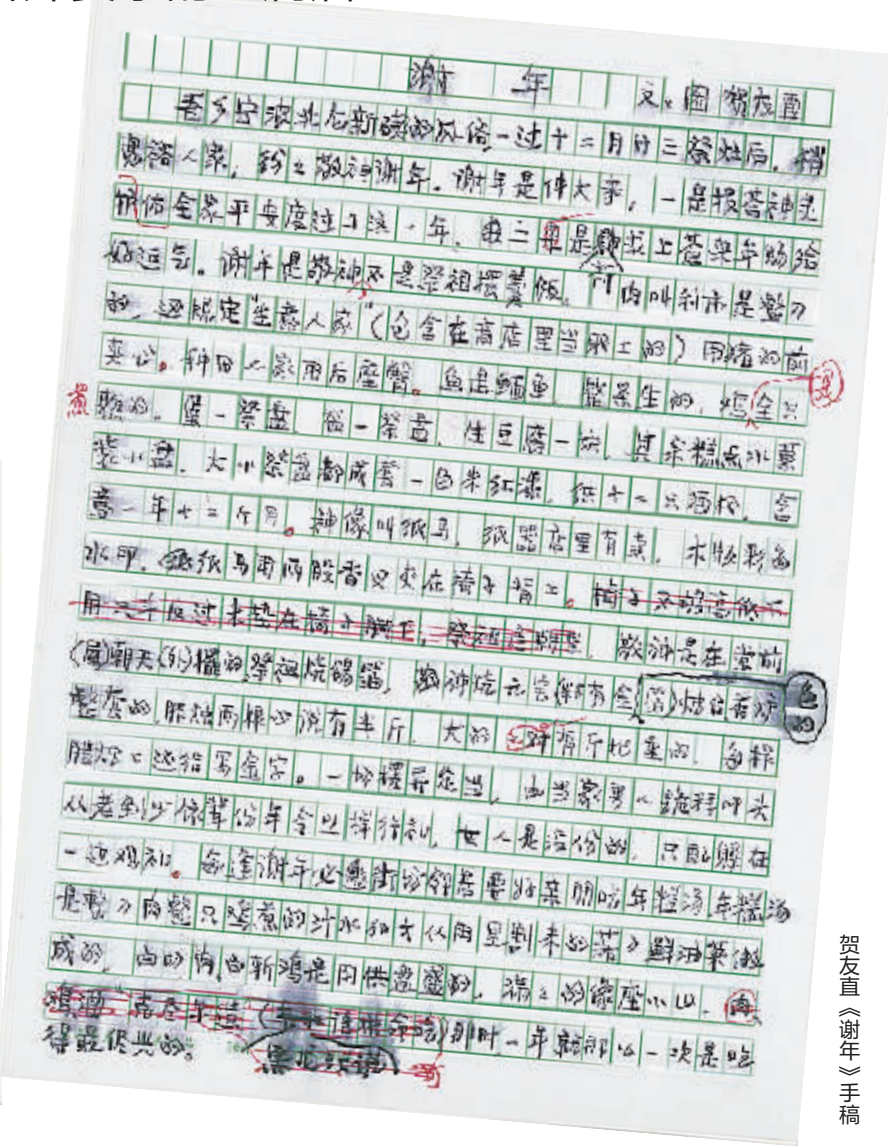
“不朽的旗帜——贺友直晚年绘画艺术展”展出了贺友直“画说宁波”系列作品30件以及“人生两大乐事”作品2件，同时展出“画说宁波”系列作品文字注解（手稿）30件及相关历史文档、影像资料和复原的实物场景等内容。

本次展出的“画说宁波”系列作品，是贺友直以幼时的记忆进行创作的。儿时故乡宁波的农村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新碶头》是他生活的乡村市集，《行贩》《泥盘》是他所见的商贩和工人，《隔壁戏》《唱新闻》是他平日的娱乐，《七月半》《端午》《谢年》是他每年都要经历的节日，而《出门人》《下三山》《下大舱》则多半是他以切身感受描绘游子离家的无奈。这些作品不仅勾起“阿拉宁波”对逝去岁月的无限回忆，同时也将贺老晚年绘画艺术特征清晰地展现在观者眼前。

商报记者曾在4月1日“走街穿巷忆旧事”贺友直艺术展上，遇到贺老的忠实画迷——70岁的北仑画家戴绘积。当时他指着《新碶老街风情录》里的一幅画欣喜地告诉记者：“太亲切了，你看，这幅画里，这家豆腐店就是我小时候外婆家开的，还有石器店、咸

货行、塘河……跟真的一模一样，这都六十年了。”

“这次展出的作品，主题是画说宁波，主要是在回忆家乡的一些风俗。”贺小球介绍说，很多老人走了，就把这些历史带走了，她爸爸想做的就是将历史留下来。



贺友直《谢年》手稿

文化惠民滋生“看戏不花钱”心理,流行音乐面临灾难局面,电影缺乏具有创新力和原创力的高端人才

中国文联年度报告直面痛点

自2012年以来，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的对年度文艺进行梳理审视与分析思考的综合类研究报告，已连续出版了三部。日前，中国文联发布了《2015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从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盘点剖析了年度艺术发展趋势，其中不乏各门类的自我把脉与理性思考。

戏剧

文化惠民一定程度滋生了“看戏不花钱”的心理

在戏剧领域，《报告》指出，更多依托新媒体、自媒体的戏剧评论，由于写作门槛变低，专业性正在消解，特别是线上评论还夹带了很多虚拟世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里有真诚的声音，但也有不少以剧评为披甲，宣传推广作品，左右观众消费选择的话语，甚而还有情绪化、碎片化的、非理性的乃至人身攻击的表达，以致很多真实的声音最终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难以起到振聋发聩的功效。《报告》还对文化惠民工程进行了理性思考，单纯以低价甚至免费方式招徕观众，在赶走高票价的同时，也令观众滋生了“看戏不花钱”的心理，大大不利于演出市场的培育。同时戏曲观众相

对有限，公益演出做得越好，商演市场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如何平衡院团发展，成为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电影

没有高端人才只能沦为世界电影的技术代工厂

在电影领域，虽然以《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破风》为代表的类型片有所突破，但国产类型片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比如科幻片、灾难片等视觉大片仍是中国电影的短板。同时，文艺片和主旋律电影仍难以走出低票房的困局。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有数量众多的献礼影片上映，但除了《百团大战》以外，其他影片几乎没有引起观众的注意。主旋律电影进不了主流市场，价值导向就无从谈起。艺术院线在中国至今也没有建立，探索“长期放映”和“差异化放映”依然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好莱坞大片中大量特效镜头是由中国人在国内完成，比如《2012》《速度与激情6》《环太平洋》等，这说明我们并不缺乏包括特技摄影和CG特效制作的技术人员，而是缺乏具有创新力和原创力的高端电影人才，如编剧、导演和专业制片人。对成功作品的改编以及所谓各种IP的过度炒作都体

现了编剧原创力不足，而没有能够掌控影片创意生产的导演，中国只能沦为世界电影的技术代工厂。

音乐

“中国音乐剧教父”之类的顶级词汇高频出现,描绘的只能是海市蜃楼

在音乐领域，虽然经过起起伏伏、混战与被调控，以《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为代表的中国音乐选秀节目，通过引进国外成熟运作模式，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命运坎坷、先天发育不良的中国流行音乐，先是遭遇计划经济的禁锢，又与盗版展开肉搏，现在更与选秀狭路相逢。这些年之所以很难从流行音乐中列举出符合“中国原创”、“曾经令你感动”、“具有较高社会接受度”这几个条件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就是选秀盛行的结果，此类节目向来都是经典老歌的天下，对于一个需要用声音表达心声的艺术品种，这种不能发（新）声、无处发（新）声进而无（新）声可发的局面不啻为一场灾难。此外，评论、评奖、评选“三评”也与创作形成巨大落差，在报道中常常能看到“经典”、“大师”、“世界性审美”、“中国

音乐剧教父”之类的顶级词汇高频出现，似乎给人描绘了一幅置身世界屋脊的神往美景，但历史无法造假，作品就是作品，评论就是评论，评论所建造的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曲艺

贾玲恶搞花木兰反映了相关监管部门失位和乏力

在曲艺领域，一年来，通过歪曲历史、颠覆传统、解构经典、混淆视听等手段和方法拼凑、编造出的劣质曲艺产品，在不少主流媒体和大众平台上纷纷亮相，贾玲恶搞花木兰从本质上反映出近年来泛娱乐主义的不良影响，相关监管部门也存在一定失位和乏力。而京津两地的相声小剧场，在数量上相比前几年有了很大萎缩，这与演员流失、创作乏力以及受众对于曲艺小剧场的新鲜感已经过去有直接关系。此外，传承仍是永恒话题，如今，已有127个曲种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多数都面临后继乏人。以洛阳大鼓为例，当地最年轻的艺人已经50多岁，正经能唱的仅剩十多个，如何活态传承，是原汁原味还是改革创新？创新的究竟是形式和技术，还是艺术及美学内涵？至今仍有争议。

据《北京青年报》